



武汉连线

和生命赛跑的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： 和上海医疗队一起跑赢抗疫决赛

昨天深夜，记者拨通了张院长电话，一如大家熟知的，他是个急性子，谈起疫情防控容不得插半句话。可谈到全国各地医疗队对金银潭医院的援助，他有些哽咽。“真的给了我们很大信心，让我们感到确实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”他反复强调，“这不是一句空话。”

急性子院长患上渐冻症

武汉金银潭，这个名字几乎家喻户晓。这里是最早集中收治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医院，是这场抗“疫”之战最早打响的地方。“我们这里收治的都是重症，其中还有一部分危重患者。这其中很多病人要上呼吸机，做机械通气、气管插管或是其他一些呼吸辅助治疗。”张定宇告诉记者。

病区里，呼叫医务人员的铃声此起彼伏，每个医务人员恨不得把自己掰成两个人来用。张定宇站了出来。“对呼吸道传染病不必过于恐慌，按要求做好防护就没危险。”严厉的话语中透着镇定和信心，“我们加强了监测力度，对疾病的了解也更多了，我们一定能让更多的病人及早摆脱病毒的困扰。”

然而，越来越多的同事不经意间发现，一向雷厉风行的院长下楼时变得慢了。他曾用“膝关节不好”搪塞大家。但后来大家得知，院长一瘸一拐的脚步，缘于渐冻症的折磨。渐冻症是一种罕见的绝症，渐渐地会进展为全身肌肉萎缩和吞咽困难，直至产生呼

他是武汉抗疫一线的一位医护人员，也是上海援鄂医疗队一位特殊的战友。在这场与病毒赛跑、与死神竞速的战事里，已经战斗了30多天，而他自己，也在同渐冻症做着顽强斗争。他叫张定宇，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（见右图，新华社发）。



吸衰竭。2018年秋天，张定宇被确诊渐冻症。

外界支援减轻压力

除夕夜，张定宇收获了好消息：解放军陆海空3支医疗队共450人，分别从上海、重庆、西安三地星夜驰援武汉医疗一线，于当晚11时左右抵达天河机场。其中，陆军军医大学150人医疗队将奔赴金银潭医院。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人的护理量非常大。”他介绍，“我们的医生护士，都要为病人送水送饭，帮他们换床单，还要端屎端尿。”

那晚，张定宇接到另一个电话：上海援鄂

医疗队136名医护人员也将进驻金银潭医院，凌晨2时抵达。“之前近一个月，我们人手严重不足，透支工作会增大感染风险。外界的支持和帮助，能帮我们缓解不小的压力。”安顿完医疗队住下，已是大年初一凌晨3时。

他知道自己生命进入倒计时，因此更加不顾一切追赶时间。可突如其来的一则消息，却击中了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：妻子在工作中被感染新型冠状病毒，住进相隔十多公里的另一家医院。分身乏术的他，甚至很难抽出时间去照顾妻子。

好在，他告诉大家，自己的爱人已经出

院，而他本人可以正常工作，仅走路有跛行，上下楼力量有所减低，其他情况正常。

感谢医疗队并肩作战

“我们能感受到上海医疗队对武汉人民的关心和关爱。”张定宇说。近十天的并肩作战，让他看到了上海援鄂医疗队的专业和高素质。“郑军华院长、周新教授和陈德昌教授等都是德高望重的专家，能和我们一起战斗，我们很感动。”

他说，自己现在最大的心愿，是有更多病人出院。“昨天，我们有37位病人治愈出院，是迄今为止出院人数最多的一天。”你能清晰地听到他的话语中感受到欣喜，“回家了可能还要居家隔离，哪怕戴口罩，能和家人说说话，还是和医院完全不同的感受。”

他不忘提醒记者，金银潭医院收治的病人，都是重症患者。“传染病不是绝症。你看，重症病人里也有相当比例治愈出院的，说明即使病重，恢复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。”

讲到最后，张院长语速放慢了。“通过你们，替我谢谢上海医疗的同行，谢谢上海市民！”他说，全院有830多名干部职工，坚守是因为职责所在，但上海医疗队能冲到武汉冲到疫区，冲到最中心位置，是奋不顾身的。

张定宇说，想和上海医疗队队员们一起，跑赢这场与新型冠状病毒的决赛。

本报记者 郗阳



直面疑似感染者：

似乎结束了，却只是开始

胡先生出院了。跟他一样高兴的还有病区护士杨芸辉。

杨芸辉是华山医院52病区的护士，这里也被称为隔离留观病房，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人。这里的诊断只有两种结果：确诊，去定点医院；排除，有惊无险地离开。谁都不知道明天送来的病毒核酸检测报告单上，会不会就有令人畏惧的“阳性”二字。

杨芸辉和同事们1月20日下午5时接到了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的命令：“三楼52病区全部撤空。”两个小时，大家用最快速度准备好了隔离病房。8时，来了第一批病人，陆续由当班医生陪同而来，走的是急诊的规定线路。

“由于事发突然，大部分留观患者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活上都没有任何准备，进入病房后，我们自费为他们准备了必需的生活用品。”杨芸辉说，为了减轻患者初入病房的焦虑和对疾病的恐惧，护士每小时都会通过对讲器与他们沟通，安抚他们的不安情绪。第一个不眠之夜就这样过去了。

第二天，这批人在等待中迎来解除隔离的消息。目送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杨芸辉说，“使命感、成就感油然而生。感觉似乎结束了，却只是开始。”

胡先生就是在杨芸辉的班上与她“相遇”的。他从武汉来沪出差，很快就发热了。“我会不会感染？”胡先生特别紧张，反复摁铃询问化验结果，一天要问十多次。

“等待的过程确实很漫长，但出报告需要一个过程，我们也想马上告诉你！”杨芸辉安抚他，“因为你第一次检测结果是阴性，我们在等待疾控部门给的第二次结果。有时候等待不是坏事，而是让你更放心地离开。”

稍稍平静后，胡先生又突然摁铃，说自己胸闷头晕透不过气。杨芸辉不敢大意，立即通知医生，急急忙忙穿戴好防护服进入病房。一通检查后，肺部听诊无异常，氧饱和度好，血压也好。仔细询问发现，胡先生的一只N95口罩

戴了大半天，他不太适应，有些缺氧。

虚惊一场。想不到过了一會兒，他又摁铃了，“我很闷，可以去走廊上走走吗？”“你暂时只能在房间里不能外出，尽管这种感觉不好，但隔离不是疏远，而是另一种保护。”明白了隔离的意义后，胡先生的情绪放松了。再次得到“阴性”结果后，他出院了。

留观的病人有进有出，整个农历新年“忙到飞起”。送走排除疑似的病人，大家如释重负，可面对确诊患者，不免有些忐忑。“胡女士确诊了，我们要把她送到120救护车上。整个过程很短，却显得如此漫长。”杨芸辉说，胡女士下楼时，主动与她保持距离，同事徐欣将资料交给120工作人员。准备转身进电梯时，她听到背后传来一声轻轻的“谢谢”，再一回头，胡女士在朝她们挥手。夜色中，杨芸辉不禁感慨，虽然只是短短几日相处，但患者的感恩让她不再畏惧挑战，内心充满希望。留观病房里的新年，忙碌紧张，少了些年味。日益增多的工作，也让杨芸辉绷紧了神经。她说，病房里的患者，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——什么时候出结果？我有没有可能感染？

护士的安抚，有时比药更管用。杨芸辉和姐妹们也摸索出了一套实用的“话术”。比如，“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放松心情，交给医生一定没问题”，又比如，“发热不一定感染了新冠病毒”。

前些天，阴冷的雨天占据多数，而病房里不能开空调，怕病毒污染系统，所以一直要开窗通风。“冷啊！”杨芸辉告诉记者，防护服里是护士服，都不足以抵挡严寒入侵。有时冻得哆嗦，也得硬着头皮上。后来，医院送来外出的羽绒服、取暖器和暖宝宝，解决了大家的困扰。

前两天，医院保安师傅打电话到科室，“有人送咖啡”。下楼一看，杨芸辉傻眼了，“的确是咖啡，但不是一杯，是几十杯！”她说，第一次收到好心人的“投喂”，又看到留言条上的“加油”“必胜”“辛苦了”等字眼，十分感动。

“冬天还没结束，但春天终将到来。”在姐妹们轮流写的留观病房值班日记里，这句话格外醒目。 本报记者 左妍

粪便传播新型冠状病毒？ 专家：饭前便后洗手总没错

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昨天透露，在某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的粪便中检测出2019-nCoV核酸阳性，很有可能提示粪便中有活病毒存在。在此之前，钟南山院士也提醒说，虽然现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主要还是通过飞沫传染，但要注意粪便传染的可能性。比如湖北等地，到现在还确实有使用粪桶的习惯，还放在鱼塘里洗，确实要引起注意。

存在粪口传播的可能性

今天上午，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“华山感染”微信号撰文指出，患者粪便中检测到病毒核酸病毒不等于粪便就有传染性。当年SARS时期，“香港淘大花园的案例由粪口传播”的结论并没有被完全证实。退一步讲，即使被证实，也只能解释淘大花园本身的暴发，不能解释之前和之后在全世界发生的数千个SARS确诊病例。但是张文宏也提醒，刚刚被人们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，还有很多未知在等待人类揭晓。不管怎么说，无论是病人还是护理人员，都应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，包括勤洗手、盖马桶盖再冲水等，减少各种传染病的风险。

新冠病毒可能通过粪口传播？什么叫粪口传播？一般来说，“粪口传播”是指病毒、细菌通过粪便排出体外后，又经过种种途径进入口腔进行传播。

病人的粪便中存在病原体，排出体外后造成环境、水源或者食物污染，人们接触到这些污染物后可能被感染。医学史上非常著名的“伤寒玛丽”事件即是如此。这实际上也是很多传染病的传播方式之一。另外，接触传播也可能是粪口传播的一种形式，比如人们接触到被粪便中的病毒颗粒污染的东西，再通过呼吸道或者消化道感染疾病。

饭前便后洗手 冲厕盖盖子

对于此次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，粪口传播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？“目前仅在患者粪便中检测到新冠病毒，但是否意味着存在粪-口传播，还需进一步科学证实。且究竟

粪便中的病毒传播能力有多强，暂时也没有明确答案。”华山医院感染科朱浩翔医生、公共卫生中心的感染病学专家沈银忠医生，以及中山医院感染科潘珏教授，都是这么回复记者的。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？三位医生均表示，“饭前便后要洗手”。

“很多病原体都可以通过排泄途径来传播，不去接触就可以尽量避免传播风险。而且粪便中的病毒载量有多少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，不必太过恐慌。”潘珏教授认为，在合规的下水道处理方式下，应该不用过分担心。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，和飞沫传播相比，粪口传播的能力可能更弱一些，预防方式更为简单——只要每个人做好卫生习惯，即勤洗手、不揉眼睛、不挖鼻子、冲马桶时盖上盖子。在饮食上警惕病从口入，牢记生熟分开，煮熟再吃。

可以对卫生设施进行消毒

实际上，此前国家发布的防控指南中已经写到了，对病人的排泄物、呕吐物要严格的处理，按照医院感染的方式来消毒处理。潘珏表示，即便存在粪口传播，目前看来也并非主要传播途径，“作为呼吸道传染病，仍以飞沫传播为主。”但是，一旦确证存在粪口传播，那么，厕所卫生对疫情防控而言就显得十分重要，具体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。

潘珏教授还建议，厕所卫生纸属于干垃圾，但现阶段，为了切断一切可能的传染源，建议使用过的卫生纸应当直接丢入马桶中用水冲走，不要混在其他垃圾里丢出去。

本报记者 左妍